



高增霞 著



Xian Dai Han Yu Lian Dong Shi

现代汉语连动式 的语法化视角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管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 / 高增霞著.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4

ISBN 7-80166-665-8

I. 现... II. 高... III. 汉语—连动式—语法—研
究—现代 IV. 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4634 号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 106 号)

发行/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北京振兴印刷厂

规格/ 850 × 1168 1/32 印张/ 9.375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作者简介



高增霞，女，1971年生，山东省费县人。1997年至2003年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自2003年8月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至今。在《中国语文》、《语文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国内重要专业学术刊物以及其它综合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语言学等方面论文20余篇，并参加多部辞书的撰写工作。现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员。



序

徐 枢

高增霞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是她的博士论文。论文在 2003 年夏通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较高评价。之后，作者又在吸收答辩委员意见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成为现在的这部著作。今年春节期间，我有机会再一次看了书稿，愿在此谈点个人看法。我认为，论文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采取了新的理论框架，视角新颖，富于创见。

连动式是汉语中的重要句式，但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却存在很大分歧。诸如连动式的内涵和外延，连动式与其他句式之间的划界，连动式内部的小类，甚至连动式在汉语中是否存在等。本书作者既充分重视前人研究成果，又能不落前人窠臼，借鉴当代国内外的一些主要语法理论，着重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这一重要句式进行较为深入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因此可以说，在整体思路和格局上已与前辈学者有了很大的不同，读后颇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提出了若干具有学术价值的新见解。

限于篇幅，这里所谈只是举例性的。比如，作者认为，连动式是一种语法化程度较低的、很不稳定的结构，它处于话语组织到句法结构的中间环节。其内部成员也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有典型成员、非典型成员与边缘成员之分，形成了语法化的连续统。作者还认为，对连动式应进行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研究，一些连动式有可能进一步凝缩为多种类型的复合词，连动式中的一个动词也可能虚化为介词、副词、助词或具有连接作用的话语标记

等。这些见解不仅饶有新意，而且也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应该说明的是，作者对这个问题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是立足于汉语事实本身，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这正是文章的可贵之处。

第三，视野开阔，语料丰富。

本文在论证过程中，除了举出大量现代汉语材料外，必要时还举出一些古汉语材料，此外，还援引了不少跨语言的材料。换言之，作者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现代汉语本身，甚至可以说也不局限于汉语本身，而是试图从世界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汉语，审视汉语。在作者看来，连动式并不是汉语的唯一的独特现象，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种带有共性的现象。从这一点看，本文的视野超出了过去研究者的范围。

第四，对实际应用也可以提供一定的助益或参考。

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过任何研究都要努力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这样研究工作才有生命力。高增霞的文章虽然本身是研究性的，但其中一些观点和结论对于汉语教学，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很多外国留学生可能提出有关连动式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可以从本文中得到解释或受到启发。对于计算机应用，本文也不无参考价值。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这部著作已经把连动式的一切问题都很好地解决了。但至少可以说，作者的观点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效的，她的文章使连动式的研究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对其他相关句式的研究也起到积极作用。

下面还想讲点或许并非题外的话。

最近这些年，我参加过不少博士生论文答辩，也看过不少博士生的论文，总的感觉是写得比较好的。但少数文章也有一些不足。一种表现是，内容比较浮泛空洞，只是根据国外引进的某一理论，然后用少量汉语事实去说明它，印证它。凡是不合乎那个

理论的，要么是有意回避汉语事实，要么是将事实变得比较适合于那个理论。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推动语法研究的进展。另一种表现是，文中罗列了不少材料，表面看来条分缕析，细致清楚，但由于缺乏理论的贯穿，没能找到支配、制约或影响语言事实的后面的东西，因此难免给人一种松散的、就事论事的感觉。高增霞的文章在处理理论和事实的关系方面也做得比较好，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目前，很多学者都谈到了学术界的所谓“浮躁”现象。“浮”是停留在事物表面，不求深入；“躁”则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难怪有人不无讽刺地说，现在是“写书的比读书的多”。虽然这话夸张了些，但也多少道出了目前学术界的一种亟待改进的状况。我这里提出这个值得重视的学风问题，愿与广大同行和青年朋友们共勉。

高增霞博士曾攻读山东师范大学高更生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培养了良好的研究素质。2000年夏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语法方向的博士生。在学期间，曾在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并被评为研究生院优秀博上生。毕业后，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为留学生讲授汉语。我深切希望，她今后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继续踏踏实实，不断创新，进一步取得良好成绩。

是为序。

2006年2月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目 录

序	徐枢
引言	1
第一章 争论、分歧和思考	4
1.1 共性还是个性?	5
1.1.1 注重共性——“连动式”提出以前的研究	5
1.1.2 共性的重新认识——“连动式”提出之后的研究 ...	15
1.1.3 小结	19
1.2 建立还是取消?	19
1.2.1 前期肯定和否定的对立	20
1.2.2 新时期的否定情结	24
1.2.3 小结	28
1.3 一个谓语还是两个谓语?	28
1.3.1 “连动式”	29
1.3.2 “连谓式”	29
1.3.3 “复杂谓语”	30
1.3.4 其他名称	31
1.3.5 小结	31
1.4 划进来还是划出去?	33
1.4.1 连动式的定义	33
1.4.2 标准问题	36

1.4.3 曾经被认为是连动式的类型	39
1.5 小结和思考	40
1.5.1 小结	40
1.5.2 换一个视角思考——语法化	43
第二章 语序的凝固化	49
2.1 连动式的结构规则：时序原则	49
2.1.1 连动式的语序是序列模式的语法化	50
2.1.2 语序成为一种语法手段	53
2.2 先后顺序的三个层面和汉语连动式的典型性	58
2.2.1 先后顺序的三个层面	58
2.2.2 连动式是一个典型范畴	66
2.2.3 典型性和语法化的连续统	79
2.3 小结	92
第三章 从话语组织到句法结构的中间环节	93
3.1 连动式的结构及其特点	93
3.1.1 连动式的结构	94
3.1.2 连动式结构的特点	98
3.2 连动式是小句整合过程中的中间环节	104
3.2.1 平行句>连动式>简单谓语句	107
3.2.2 从另一个方面证明	112
3.3 连动式在句子体系中处于单、复句之间的过渡位置	116
3.3.1 影响小句连接紧密度的几个变量	116
3.3.2 非句化与连动式在句法体系中的位置	117
3.3.3 主句动词的虚化与连动式在句法体系中的位置	128
3.3.4 从句的级降和主句的句法层面与连动式在句子 体系中的地位	133
3.4 小结与思考	138

3.4.1 小结	138
3.4.2 关于动词限定性问题的思考	139
第四章 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	142
4.1 连动式与词汇化	143
4.1.1 词汇化、重新分析和语法化	143
4.1.2 连动语言中的词汇化现象	147
4.2 连动式的三种词汇化现象	152
4.2.1 连动式的词汇化和动补式复合词	156
4.2.2 连动式的词汇化和连动式复合词	161
4.2.3 连动式的词汇化和状中式复合词	168
4.3 小结	185
第五章 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	186
5.1 处所动词, 处所介词和未完成体标记	186
5.1.1 处所动词>处所介词>未完成体标记	187
5.1.2 “着”的语法化	192
5.1.3 “在”的语法化	198
5.1.4 小结	214
5.2 北京话中“完了”“回头”的话语标记功能	216
5.2.1 “完了”	216
5.2.2 “回头”	230
5.2.3 小结	241
结 语	246
缩略标记	248
参考文献	249
附 1 现代汉语肯否连动句式考察	268
附 2 汉语的担心——认识情态词“怕”“看”“别” ...	278

引言

连动式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SVC), 按照一个比较普遍的定义, 是指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 广泛地存在于西非、东南亚、大洋洲等许多语言中。^①对这些连动语言中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 研究汉语连动式的历史也已经达到半个多世纪, 但是, 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一概念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范畴”, 一些基本问题如: 连动式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 有没有必要建立这个范畴, 如何定义这个范畴等, 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纵观汉语连动式 50 余年的研究, 可以说, 连动式的研究过程, 充满着争论和分歧。由于连动式这种现象牵涉到对语言体系一些最基本问题 (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 的认识, 所以, 对连动现象的认识随着新的理论、新的方法的出现也在不断加深、不断变化。

“连动式”通常被称作是现代汉语里的特殊句式之一。所谓“特殊”, 经常是与印欧语相比而言的^②: 汉语里一个句子中可以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 它们在形式上没有什么区别, 如“他开门出去”中的“开门”、“出去”; 而印欧语里, 如果有两个动词连用, 其中一个动词必须是非限定形式, 如:

He came to see you.

① 请参看 Sebba1987、Lord1993、Givón1995、Durie1997、Stewart2001 等文献的有关论述。

② 可参看吴启主 (1990)、宋真喜 (2000) 的引言部分。

否则就必须用连词连接起来，如：

Let's stop working and relax for an hour.

这句话汉语里可以说成：

我们停止工作休息一会儿吧。（宋真喜 2000：1）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渐扩大，人们发现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好多种语言中都存在，“连动式”好像称不上汉语的“特色”。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方面让人感到连动式很“特殊”。一是表现在定义上，语法书中谈及其它结构的时候，都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例如主谓结构是组成成分之间有陈述和被陈述的关系，动宾结构的直接成分之间是支配和被支配关系，而连动式（还有兼语式）却只有一个形式上界定：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连用，主语相同。根据这个定义，这个范畴可以覆盖很多的现象，甚至包括其他任何一类结构，所以语法书中不得不紧接着加上一个否定的限制：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什么之类的关系。尽管这样，“连动式”也还是一个非常混杂的集合。

再是表现在意义关系的多样性上。连动式的几个部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多种多样，有的有轻有重，有的说不上谁轻谁重。再进一步看就更复杂，几个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有处所、时间、目的、方式等等不一而足。而要概括起来呢，只能说它是一个“混同的形式”（王福庭 1960），没有一个具体的意义。

另外，连动式还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构。历史语言学的许多研究表明，许多从动词而来的介词、副词、连词和助词都是在连动式这个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和其他动词连用。

从跨语言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要给连动结构下一个定义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如果我们限制在句子表面结构，类型学上的连动结构是那些表面上没有连接语素的系列动词。”（Lord 1993：1-2）因为如果从语义上看，连用动词结构和其所对

应的意义实在是太多了。动词或动词结构之间的语义语用关系几乎每一种语言都不完全相同。“不能错误地认为一种语言的连动结构是这样的，其它语言就也是这样。”（Lord1993：前言）从一种语言中总结出来的动词序列特点不一定可以推广到另一种语言上去；而即使在同一种语言之内，一组连动式表现出的某一特点，另一组连动式也不一定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征。

但是，虽然各种连动语言的连动式类型多种多样，在“与语法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而且在语法化的类型上也有很多相类之处。另外还被广泛地注意到的一点是，这种结构鲜明地表现出了语义和语法的不平行：在语义上，几个动词结构之间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但是在句法上，语义上次要的动词并不一定就表现出句法上的降级，而是常常具备一定的动词典型特征，尽管这些典型特征在数量的多少上受到限制。

连动结构在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语言中广泛地分布，尤其是在不具有亲属关系的多种语言里同时存在，说明“动词连用”是人类诸多比较普遍的语言结构手段中的一种，应该引起也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注意。

以往对现代汉语连动式的研究多从单一层面上对连动式的界限和各种小类进行研究，缺乏对现象的解释以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本文选择了“语法化”这个角度对现代汉语的连动式进行梳理和思考，试图通过这个发展的视角把与连动式有关的诸多问题结合起来，系统地加以研究，以期有助于对这种格式的分析 and 理解。

本文连动式的概念不包括兼语式。为了论证的方便，讨论对象一般限制在由两个动词组成的连动式上，一般不涉及由形容词组成的连动式。

第一章 争论、分歧和思考

汉语语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如果以《马氏文通》的问世为标志，已经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不过，“连动式”的提出与研究只是五十余年前的事情。但这短短五十余年的建立和研究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对立、争论和分歧的过程。自这个概念提出以来，取消它的呼声就此起彼伏，现在，这种主张依然存在。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不同学者之间，还表现在同一个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主张上。例如“V1 着 V2”格式，吕叔湘先生在早期的论著《语法学习》中主张不归为连动式，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认为是连动式的一种类型。纵观连动式五十多年的研究历程，这种对同一个语言现象，在不同的研究阶段、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认识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现代汉语的研究史上，每一种语法现象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是在“连动式”问题上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

了解以往研究的分歧所在，分析其背后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的实质，才能够有效地确立解决办法，更好地解释现象的本质问题。本章主要介绍在连动式问题上存在的各种争论与分歧，并分析产生的原因。我们把在连动式上产生过分歧的问题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共性还是个性？建立还是取消？一个谓语还是两个谓语？划进来还是划出去？最后提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以及本文的研究角度——语法化。

1.1 共性还是个性?

“连动式”一直被认为是汉语特有的句式，它的建立也一直作为脱离模仿之窠臼，建立符合汉语特色的语法体系的一个成功的例子。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就在于它涉及到了对汉语有没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这个“关系到对句法结构的看法”^①的根本性问题的认识。动词有没有限定和非限定之分，“对它认识的任何偏颇都会妨碍我们对汉语整体语法特征的把握”（石毓智 2001）。而“连动式”的提出与专门研究就是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上的。动词连用现象作为汉语的一种语言事实，任何对汉语语法的研究都不可能看不到；而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也不可能回避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回答。之所以早期的研究没有出现连动式的概念，是因为所模仿的印欧语语法中没有这样一个术语。“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②。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般“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以《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文法》为例）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要区分“坐动”和“散动”。^③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例如归入到“附加

①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5-6 页。

② 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

③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08 页。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区分为“述语动词”和“动词的散动式”（简称散动词）。

语”“补足语”等语法范畴中¹。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注重“共性”的阶段。这种研究方法后来被认为是“机械模仿西方文法”、“简单模仿生搬硬套”而加以否定，代以注重汉语“个性”研究的提倡。个性论者认为汉语中没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汉语的动词不仅仅可以作谓语中心词，还可以作主语、宾语等其他句子成分。这样“连动式”就被专门作为一种特殊句式提出来加以研究。所以“连动式”的建立，就是要注重“个性”，努力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的结果。但是，在若干年之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人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来考虑这个“影响全局的理论问题”²，相信这种思考必然也要影响到对于“连动式”的认识。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对动词限定性问题的认识。我们以连动式的提出为界，从注重共性和共性的重新认识两个方面加以总结。

1.1.1 注重共性——“连动式”提出以前的研究

在“连动式”提出之前，其成员是被分别放在其他范畴中进行认识的。我们主要选择了《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中国现代语法》进行参照。后一种与前两种不同，已经明确指出汉语没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但是由于没有单独列出

① 例如《新著国语文法》：

(主语) (述语) (述带宾语) (再带补足语)

工人 请 我 报告。

工人 推举 张同志 作代表。(商务 1992 年版 25

页)

王大脚手里拿着两包点心走到房里来贺喜。(71 页)“来”是中心，“手里拿着两包点心”是“前附的副词性附加语”，“贺喜”是“后附的副词语”。

② 石毓智 (2001)。

一个“连动式”来，所以我们仍然将它放进注重共性这部分。

1.1.1.1 《马氏文通》对动词连用现象的有关论述

对于几个动词连用的现象，《马氏文通》根据用不用“而”区分能够相承的和不能相承的两种情况：

而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其首者乃记起词之行，名之曰坐动；其后动字所以承坐动之行，谓之散动。散动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自起词也。^①

两动字意平而不相承者，则间以“而”字连之，两意相反者亦如之。^②

第一类“动字相承的”包括三种情况：

夫曰助动，必有所助之动为之后焉，后之者，所谓散动也。……使散动之行与坐动之行，同为起词所发，则惟置散动，后乎坐动而已。夫如是，与助动无异。或不然，而更有起词焉以记其行之所自发，则参之于坐散两动之间而更为一读，是曰承读，于是所谓散动者，又为承读之坐动矣。^③

那么，“散动词”的性质是什么呢？

以上所论，散动直承动字，与止词无异。而句读中所用散动之式，……有用如起词者，有用如表词者，有用如司词者，有用干偏次者。无论内外动字，各可以其止词转词从之。^④

夫动字之可承以散动者，约有三焉：一、凡动字言官司之行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08 页。

② 同上，219 页。

③ 同上，212 页。

④ 同上，222 页。

者，如“耳闻”“目见”“心知”“口述”之类，……二、凡动字记内情所发之行，如“恐”“惧”“敢”“怒”“愿”“欲”之类，……三、凡动字记有形之动，如“往”“来”“奔”“驰”之属，……其后承以散动，以记所为动之事者，……^①

可见，他所说的散动词就是指处于主语（用如起词）、宾语（用如止词、表词、司词）、定语（用于偏次）位置上的动词，“恰相当于英文中动词的‘无定法’（infinitive mood）和‘分词’（participle）”^②。就是说，“坐动字”就相当于限定动词，“散动字”就是非限定动词，汉语中的动词如果用在主语、宾语（包括一些动词连用格式的第二动词）、定语的位置上，就成了散动词。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第一类包括的是： $V_{助}+V$ 、 $S+V1+(S)+V2$ 、 $S1+V1+(S2)+V2$ 三种连用动词串，粗略地说，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助动词结构、部分连动结构（主要有由运动动词“来、去、至”等作 $V1$ 的连动式）和部分兼语结构（不包括“使”字句）。马氏认为这些结构都是由一个限定动词加一个非限定动词构成的，进一步说，大体都可以认为是动宾结构（“与止词无异”）。

第二类用“而”连接两个动字的，包括两种情况：两个动字的宾语不相同的，如：“保民而王”“牵牛而过堂下”；两个“外动字”的宾语相同的，又包括三种情况，如“得天下英才而

①《马氏文通》213-218页。这段话是就“承读”而言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把“请”类兼语式和“来/去VP”类连动式看作同样的格式，不同只在后者散动字的起词与坐动字的起词相同。

②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6页[注5]。